

## 那一年，我们在科大

✧ 李文平（大连化物所）

新的生活，可又要上演新一轮的离别。就在不断的聚与散中，我们从年幼的顽童，走到了今天的自己，慢慢不再大起大落、大喜大悲。

走过的时间是连续的，可我的记忆却无法分秒录制。残缺的断续，依旧留存着那些曾经的美好，心里的温暖，一直都在。

二十五岁的年纪了，然而每天背着书包上课学习还是最理所应当的一件事。都说老师讲PPT有些跟不上，可量化课堂上老师辛苦在黑板上抄的密密麻麻的板书，还是被我们用手机拍照瞬间搞定；抽象难懂的专业课够折磨人，可当老师绕来绕去把自己也绕糊涂的时候，我们还是偷偷地幸灾乐祸一下。分子光谱、固体物理的作业，是不是每次都哭着喊着不会做，愁眉苦脸好久之后，还是在最后的期限里老实上交，然后瞬间感觉心情大好。EPC课堂上，有没有一脸无辜与茫然，科技论文写作课上，有没有害怕老师提问而泛起了小紧张；期末考试的日子，依然是闻鸡起舞、秉烛夜读，占座位时还是有被人群绊倒却高喊“不要管我，你先进去”的魄力，而抱佛脚却早已有了了一份过来人的从容

淡定；英文文献还是那么生涩难懂，但依旧苦苦坚持着；没有导师“关怀”，大家自己组织的组会上还是那么叽叽喳喳吵吵嚷嚷，时不时跑题聊到了别处去，可还是不断讨论着……人人网上开始有了“学霸”的传说，可在这个学霸当道的环境里，谁都希望自己在某一天当上了学霸不再只是传说；我们每天叫苦不迭，但也懂得苦中作乐，懂得在苦中互相学习、共同成长。

也许是因为长大了，不再那么强调张扬个性，身边的每一个朋友都不同于以往。特别是宿舍那些朝夕相处的舍友们，在这些陌生的日子里，给了我最多的温暖。企图赖床逃课，却被拉起来穿衣洗漱；到了饭点，总有人关心你是否和谁一起填饱肚子；心情不好，有人陪你喝到大醉，有人听你胡言乱语；逛街时看上同样一件上衣，喜欢上同样一条裤子，未尝不是一种幸福；KTV里一起无拘无束吼着不着调的歌，怕是连偶然经过门口的人都无法忍受；还有一提起吃大餐大家集体双眼放光的丑相……一起的日子里，没有争吵拌嘴，能够互相包容关怀，友情，让人在即使远

离爱情的日子里，也天天阳光灿烂。

还有那些一群男男女女在狭小的宿舍里洗菜、煮火锅、包饺子，然后“杀人”杀到混乱的日子；那些一起打球打到浑身冒汗然后跑到食堂大吃一顿的日子；那些一起千里迢迢兴高采烈跑去赏花灯却扑空的日子；那些坐在草坪上谈起各自初恋而聊到半夜的日子……那是一些已经要奔三十，口口声声说着青春不再，骨子里却透露着萌和傻的日子；那是一些初中同学都已经接送孩子上幼儿园，而我们还在为单身焦虑，为爱情劳神的日子；那是一些为了梦想，一起并肩前行的日子。我喜欢那些和朋友们一起奋斗的年轻的日子，真诚、纯粹、颜色鲜明、开朗豁达。

一教楼前火红的彼岸花，今年怕是没有机会欣赏了，某些人说有辣椒气味的桂花香，也没有机会再闻到了；操场上还有我们坐着畅谈的老地方，秋千上还回荡着我们的欢声笑语；孺子牛草坪上，那首吉它弹唱《同桌的你》还是没有时间学会；半夜肚子饿的乱叫的梦回时分，是不是还能闻到东苑二楼小鸡腿的飘香……

在这里的日子还未满一个春夏秋冬，一切都还没来得及说烦，就要开始告别与回味，也许这样最恰到好处。当我们各自收拾行装，开往新的人生旅途，一定会再想起再聊起，那一年，我们在科大。

（上接第3版）

### 未来，不是梦

当问到将来有何打算时，肖丹深情地说道，时间过得好快，再过几个月便要离开这里了，下次坐车都不用转车了。我以后会去中科院继续学习深造，从事有关社会科学方面的研究。个人觉得研究社会科学还是在国内比较好，毕竟在中国研究中国更方便些。另外自己是独生女，希望自己可以离父母近些。

其实，任何成绩的取得都要付出不懈的努力，肖丹深知这一点，因此她给师弟师妹们的赠语是：以大毅力成大事！

## 乘长风 破万里浪

——访核学院缪佶朗同学

学生记者 王璐瑛

自信、阳光，这是对缪佶朗的第一印象。当他面带微笑地接受采访时，除了那种自信的气息，我们无法把他与在院系中独领风骚的郭奖获得者联系起来。面对记者的采访，他不慌不忙，侃侃而谈。

### 目标——前提和动力

缪佶朗是通过自主招生进入科大的，为何选择大多数人都都不熟悉的核院，他的回答是“参与关于核能的研究，是我一直的目标。”也许是受到都从事这方面工作的父母的影响，他填报志愿时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核院，“其实我一开始对核院的理解也有误区”，缪佶朗坦陈。即使如此，核科学仍然是他一直不变的目标。在进入科大后，他便将进入世界一流研究生院作为自己本科四年的目标。在谈到未来的目标时，他也有明确的想法，“我想在大学当一个教授，这样就能一边从事前沿的科研研究一边跟一群高智商的天才学生们交流了”，“愿乘长风破万里浪”，目标就是缪佶朗学习研究旅途中的长风。

### 兴趣——最好的激励

谈到科大对他影响最大的事时，他提到的是大二光学课程结束后，老师邀请感兴趣的同学到实验室工作，正是这件微不足道的小事激发了他的科研兴趣。确实，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正是带着对科技与学术的巨大兴趣，缪佶朗在学习与科研的路上一路向前。除此之外，他很注意将所学应用，在他的经验介绍中也重点提出了关于“学以致用”的建议，在2011年暑假，他主动联系并获准到中国广东核电集团实习，在一个多月的实习中，给同事们留下了科大学生好学、学习能力强的印象。

### 课余活动——丰富和调剂

虽然成绩优异，可缪佶朗却不是死读书的人。他擅长打乒乓球、拉小提琴，文艺气质浓厚，最令人敬佩的是，他能将科技与艺术很好地结合起来。在课程学习中，除了掌握基础知识，多次成功结合所学完成科技文艺作品，并在班级展示。在科大的四年中，缪佶朗参加了很多志愿服务活动，包括一直坚持在芳草社参加义务家教活动。在2010年暑假，他还成为第26届世界大学生运动会的志愿者，并获得了优秀志愿者的称号。他认为，这些课余活动是科大繁重的学习生活之余的很好的调剂，可以丰富课外生活，特别是志愿活动能在个人价值实现中获得成就感。

这就是缪佶朗，一个有理想又能付出努力的人。

## 怀念沈惠川

✧ 范洪义

今年四月份，我校原物理教研室沈惠川先生谢世了，他的突然离去使科大损失了一位有独立科研精神和研究方向，又能写出精辟教材的学者。

沈惠川研究了德布罗意、狄拉克等物理学家的学派风格，颇有心得；他在弹性力学、解非线性方程也很有建树。我国老一辈物理学家吴大猷曾专门写信与他进行科研交流。沈惠川也研究物理中的哲学问题，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常常一语中的，文风犀利。他写的教材别具匠心，物理概念透彻，写作风格鲜明、直抒胸臆，文笔流畅快意且精益求精。读他的文章有“书当快意读易尽”的感觉。

沈惠川崇尚自然科学，热爱教育事业，在他退休后还在为物理教育乐此不疲。

沈惠川刚正不阿，并不因为自己不是正教授自暴自弃，也不为争当正教授而去阿谀奉承别人。实际上，以他的学术成果和教学成果而论，早应该是正教授了，可惜他至死没有评上这个职称，正是“世事相违每如此”，令人抱腕叹息。

我与沈惠川先生有时偶尔在校园里相遇，每每都会问及对方在写什么著作，相互鼓励，颇有一日不见如隔三秋之感。以后我再也没有机会在校园里碰到他了，“一别自知无见理，九原还望有交期”。

好在他写的好几本物理著作（《经典力学》、《经典力学题谱》、《统计力学》、《统计力学题谱》和《热物理习题精解（上、下）》）和我的著作在很多图书馆里都有并列安放，成为邻居，人不见而书相勉。他的书，问津者与借阅者颇多，这是对他亡灵最好的慰藉。



我注意到那棵开满花的泡桐，是在我抬头抹眼泪的那一瞬间，那时我刚刚结束了七年的婚姻，说不心痛是违心的，但我不想大街上哭，于是抬头想把眼泪逼回去。就在那时，我看到了开满花的泡桐。

真的是开满花啊，紫色的，一嘟噜一嘟噜，像一串串的小喇叭，欢天喜地地把春的信息传达，也像一群顽皮的孩子，你推我搡的，嬉笑着、玩耍着。泡桐花开如此美好，可我的心里却一阵阵地泛着悲哀的波浪。

擦干眼泪的我久久地注视着那棵开满了花的泡桐，像贪恋温暖的孩子，我多么希望泡桐花把最曼妙的春色注入我的眼睛，驱散心底的冰冷。

想起小时候，我们是最早知道泡桐开花的人，乡下的孩子，最大的乐趣就是这些天赐的风

景。泡桐刚打朵是美好的，像粉雕玉琢的小女儿，活泼灵动。泡桐刚开花时，就更美了，像娇羞待嫁的新娘，满脸含羞，诱人得很。而我们喜欢泡桐花的原因则不仅仅是外表上的好看，还在于它的甜。

刚落地的泡桐花，我们会争先恐后地捡起，去掉它的蒂，把小喇叭放进嘴里轻轻啜吸，有清凉凉的甜，从嘴里一直甜到心里，小小的心里，有着盛大的欢喜。也曾脚在喇叭口用力地踩，爆破的泡桐花发出清脆的声响，那声音真是好听啊，像一个美丽的梦，“噗”的一声绽放出美丽的色彩。

乡村孩子的快乐，是多么容易满足啊。我们像是没有烦恼的天使，在泥土的世界里，忘乎所以地快乐，得意忘形地欢呼。

此去经年，我渐渐长大了，